



情系热土

——国际友人在延安
姬乃军 著



情 系 热 土

——国际友人在延安

姬乃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qíng jì rè tǔ

情系热土

——国际友人在延安

姬乃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延安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4插页 13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224-02944-0/K·399

定价：4.00元



▲毛泽东和斯诺在延安



▲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人员在延安



▲周恩来和斯特朗在延安



▲朱德、康克清和斯特朗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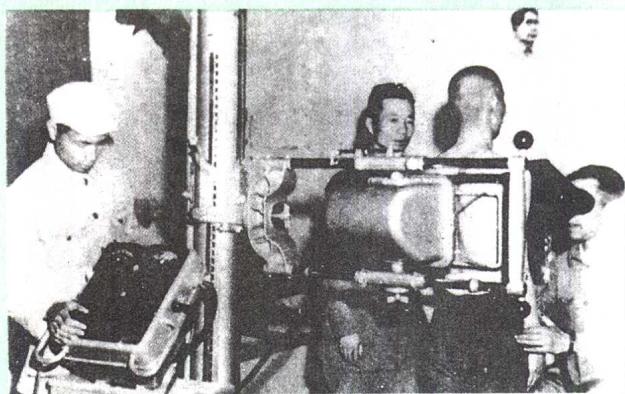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马海德在延安机场



▲马海德和苏菲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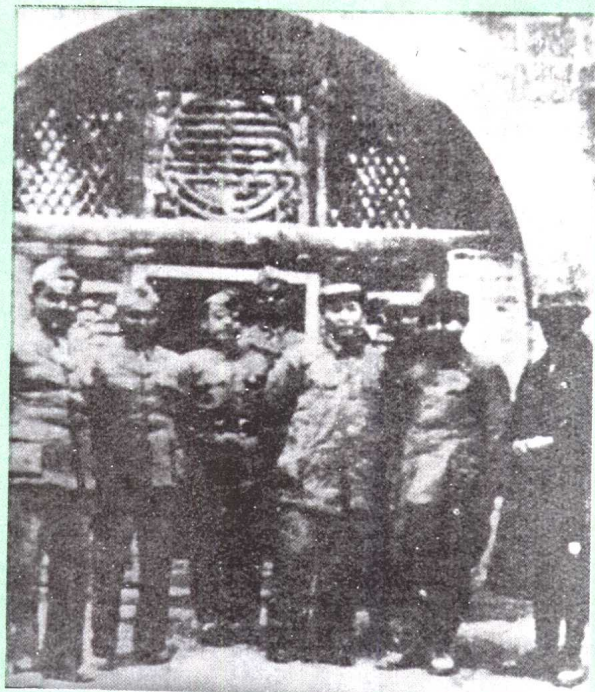
▲白求恩在延安



►米勒在延安



◀回国留影
和平医院欢送方禹铺



▲毛泽东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柯棣华在延安



►史沫特莱在延安

60376
02
序

白灏辰

姬乃军同志的新作《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乃军同志曾向我谈过本书的构思和内容梗概。完稿之后，我阅读了部分章节，感到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有一定的可读性。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波澜壮阔的篇章。本书介绍的一些国际友人在延安的活动情况，可以使广大读者管中窥豹，从一个侧面了解“红色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之所在。

本书介绍的国际友人中，既有世界著名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路易·艾黎，也有人们还知之较少的卡尔逊、方禹镛、阿洛夫、米勒、海伦、爱泼斯坦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肤色、语言和信仰，甚至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但在延安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都不同程度地参加、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理解支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今天，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延安，这块中国革命的圣土，已经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友人前来观光、旅游、投资、合作。让世界了解延安，让延安走向世界。《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一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问世，必将会对加强延安和世界的联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乃军同志作为我区的一名文博工作者，在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的研究上，颇有造诣和建树。他为写作本书搜集了大量资料，历时八载方告完成，精神可嘉。特别是本书“附录”的“国际友人在延安大事记”，脉络清晰，较为完整，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对一些国际友人的介绍还略嫌不足，各篇的详略也不统一。但瑕不掩瑜，仍然不失是一本具有研究价值的好书。

延安历史悠久，人文资源极其丰富，尚有许多处女地等待我们的专家和学者去开垦。我衷心地期望乃军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努力地耕耘，取得丰硕的成果。丰收果实是属于辛勤的耕耘者的。

1992年12月14日

前 言

这是一片红土地，庄严神圣；这也是一片黄土地，古老神奇。这是一方沃土，洋溢着深情厚爱；这也是一方热土，充满了旺盛生机。当黑云压城之际，环绕古城的群山伸出擎天的巨臂；当洪波涌来之时，古城也寻觅到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这里曾聚集过我们民族的优秀子孙，这里曾寄托过我们民族解放的期冀。喝过延河水的战士，在古老的小城里风云聚会；共和国大厦，在巍峨的宝塔山下奠基。

延河不会忘记，宝塔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啊，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有这样一些国际友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言语，甚至有着不同的信仰，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延河之滨。他们或者探寻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的“秘密”；或者公开地向世界传播着来自人民解放斗争总后方的真理；或者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架起活的桥梁，寻求着真挚的友谊；或者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接受庄严的洗礼。甘甜如乳汁般的延河水，喷香似琼李的小米；温暖的土窑洞，翻卷的红旗，伴着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也深深地嵌进了他们的记忆……

像绿叶眷恋着沃土，他们义无反顾地扑向了大地；像春蚕喷吐着茧丝，他们热情洋溢地宣传着真理。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文章、报道、书信和日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真实

而客观地介绍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人民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些著作已成为传世之作，影响了过去的半个世纪，乃至将来的世纪。甚至有的人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树立起了一座伟岸的丰碑。这些友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战士和同志，也是各国人民的卓越代表和优秀儿女。

弘扬这些国际友人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怀，介绍他们的历史业绩，既是对他们的缅怀和慰藉，也是对后来者的启迪和激励。本着这一目的，作为生在这片热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位后来者，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成册，倘能为弘扬和介绍这些国际友人的风范和成绩有所裨益，也是尽了一份后来者的绵薄之力。

谨以此为前言，写在本书的开篇之际。

姬乃军

1992年8月1日

目 录

序.....	白 灏 辰 (1)
前言.....	(1)
“我是一个密苏里人”	
——斯诺在延安.....	(1)
“医林乔木，友好飞鸿”	
——马海德在延安.....	(30)
大地的女儿	
——史沫特莱在延安.....	(41)
一次发现新事物的旅程	
——海伦在延安.....	(53)
神圣的职责	
——白求恩在延安.....	(67)
“了不起的美国佬”	
——卡尔逊在延安.....	(76)
国际主义医士之光	
——柯棣华在延安.....	(82)
“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	
——路易·艾黎在延安.....	(88)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方禹镛在延安.....	(96)
他从德国来	
——米勒在延安.....	(102)

“模范医生”

——阿洛夫在延安……………(109)

“将所知道的真理告诉全世界”

——爱泼斯坦在延安……………(113)

“迪克西行动之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20)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采访

——斯特朗在延安……………(133)

附录：

国际友人在延安大事记（1935—1947年）……………(148)

后记……………(169)

“我是一个密苏里人”

——斯诺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是一句美国谚语，它源出于一件轶事：1899年，美国国会议员范迪弗在弗拉德尔菲亚州的“五点钟俱乐部”里发表演说。他说：“我是密苏里人，我的州盛产谷物、棉花、欧龙牙草，还有民主党员。你们有什么呢？请拿出证据来。”从此，“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句话就流传开来，并成为一句谚语，其含意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密苏里州也被美国人称之为“拿给我看之州”。

埃德加·斯诺，就是一典型的“凡事都要看证据的密苏里州人”。1905年7月19日，斯诺就出生在这个州的堪萨斯城。他的父亲詹姆斯毕业于美国西南大学，后来在堪萨斯城经营出版印刷业。詹姆斯在宗教信仰上是与天主教（即罗马正教）相对抗的。他从斯诺一懂事的时候，就教育斯诺怀疑上帝的存在，摆脱对上帝的迷信，抛弃“永受惩罚”教义的禁锢，从而给斯诺以很大影响。斯诺后来在记述自己记者生涯的《复始之旅》中曾这样写道：“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见《斯诺文集》第一卷）

斯诺的小学和中学生活，是在故乡度过的。1922年，还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和两个同学去加利福尼亚州去旅游。这一早期的旅游经历，为他以后周游世界奠定了基础。1923年，斯诺在韦斯特波特高中毕业后，入堪萨斯大学学习。次年，又转入设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城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个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新闻学院。学院的新闻专业教育在当时的美国首屈一指。在此学习期间，斯诺担任了《堪萨斯星报》的校内通讯员。1927年毕业。1928年初，斯诺远渡重洋，前往远东。5月，经日本到达中国上海。到上海后，他向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鲍威尔递交了母校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推荐信。鲍威尔安排斯诺协助编辑《密勒氏评论报》的“新中国”特刊。稍后，斯诺又被聘任为该报助理编辑。8月以后，斯诺以该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对中国铁路沿线的旅行采访。1928年6月，斯诺前往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等重灾区进行采访。灾区的凄惨景象，使斯诺感到震惊。他后来写道：“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它是我经历过的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香港南粤出版社，1973年版）他还写道：“对于语言文字和统计数字的意义，我当时年轻无知。弥补了这个不足的，却是实际的场面和人物——到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饥荒，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乳房却干瘪的像个年逾百岁的老妇……”（《复始之旅》）1931年9月，经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引荐，斯诺结识了宋庆龄。斯诺后来曾写道：

“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末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了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及时地认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在旧中国十三年》）1933年2月21日，斯诺与鲁迅先生交谈，以后，又与鲁迅有过多次交往。斯诺对鲁迅评价很高，称鲁迅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是教自己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这样叙述说：“先生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转引自《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宋庆龄和鲁迅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使斯诺获益非浅。斯诺先生的老朋友黄华，在1982年2月举行的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这样说：“斯诺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来到中国以后，以他敏锐的观察力、质朴的同情心和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通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逐步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饥馑和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悲惨景象，使他看到了旧中国令人不能容忍的黑暗统治。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爱国青年为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前仆后继，斗争不息的英雄气概，宋庆龄、鲁迅和其他先锋战士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迫害而坚持战斗、巍然挺立的榜样，又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力量的源泉。从此，斯诺已不仅是一个新闻

工作者，而且成了中国人民的挚友，对中国人民改造自己国家的事业倾注了巨大热情。”（《纪念埃德加·斯诺》）

1932年12月25日，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在日本东京结婚。1933年3月，斯诺和海伦定居于北平（今北京）。同时，斯诺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之职。8月，由于该协会的解散，斯诺失业。随后成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诺受聘于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新闻系，任讲师。1935年12月，斯诺和海伦一起，现场采访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在目睹了这场爱国运动的全过程之后，这样写道：“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来。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斯诺眼中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斯诺《远东前线》，转引自《走近毛泽东》，团结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他渴望去认识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另一块红星照耀下的土地。1936年春，在上海，斯诺向宋庆龄提出了这个愿望，并请她予以积极的引荐和帮助。6月中旬，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给斯诺转交了一封密信。这封信是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柯庆施写给毛泽东的。随后，斯诺乘平汉路火车到达郑州，又转乘陇海路火车西行。在火车上，斯诺和由上海出发的美国